

东南亚历史论丛

1

DONGNANYA
LISHI
LUNCONG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

东南亚历史论丛

(第一集)

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目 录

- 猛族诸国初考……………陈序经 (1)
- 暹国考……………陈序经 (45)
-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对缅甸的侵略
 与英法争夺……………钟一均 (83)
- 庞尼法秀与一八九六年菲律宾人民武
 装斗争……………何肇发 (132)
-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菲律宾共和
 国的抗美战争……………何肇发 (153)
- 试论一八九八年菲律宾独立及其国家
 活动……………何肇发 (175)
- 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李永锡 (197)
- 十六世纪马来人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林家劲 (232)
- 一九二六年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
 统治的民族起义……………刘玉遵 (250)
- 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缅甸人民
 反英大起义……………刘玉遵 (279)
- 试论泰国一九三二年政变……………刘玉遵 (314)
- 试论泰国一九三二年“六·二四”政变……………张映秋 (346)
- 编后记

猛族诸国初考

陈序经

一、绪言

在东南亚的各国历史上，猛人(Mon)国或猛族国，是历史很长，而文化又很高的国家。它比之我们所知道的较古的扶南，其历史，似乎还较古；其文化，无疑还较高。

在地理上，猛人国的地位，是介在西边的印度以至欧洲与东边的扶南以至中国的中间。这是历史上东西交通的一个要冲，是商业繁荣的区域，是物产珍品丰富的地方。在宗教上，这个地方可能是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东南亚的地方。而且它又是东南亚的好多国家的佛教的转运站。缅甸、暹罗的佛教是从猛人国传播而来。一直到现在，缅甸与暹罗，可以说还保存着这个宗教的传统。此外，猛人国的佛教，又影响到柬埔寨与老挝或其他各处。所以猛人国不只在东南亚古代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在东南亚的近代史上，也有了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猛人国虽然早已灭亡，可是现代还有好多猛人，散居在暹罗、缅甸或其他各处，尤其是在暹罗与缅甸人中，也不少有了猛人的血统。至于近代的暹罗、缅甸以至柬埔寨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猛族的留痕。

很可惜，在缅甸的仅存的猛人国，这就是白古，在一五三九年被緬族灭亡之后，猛人国几乎为人所忘记。半世纪来，历史学者，对于东南亚的好多其他国家的历史的研究，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

得到很大的成绩，如对于十七世纪为越南所灭的占城或占婆，也有人做过有系统的研究，可是对于猛族的历史，而尤其是猛族的古代史，能加以注意的，却是很少。这岂不是一件很为遗憾的事情吗？

马司伯乐在其《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冯承钧译，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页137—170）一文中说：

“九六〇年国于真腊之西者，名Ramannadeca国即Rmen人，或Rman人之国，亦即今人所称猛(Mon)种之国。关于此国之中世纪史料，其实甚稀。此国位于航海大道之外，（按这话不见得是正确的），八二〇年丽水(Iraouaddy)中流之驃(Pyu)国，固曾随南诏使臣入贡于唐，然同一江流江口之(Ramannadeca)国，当时中国似完全不知有之。惟至三百年后，中国始与此地之新主蒲甘国王开辛他(Kyanzittha)缔结国交，时猛种所建之国丧失独立，已五十年矣”。

他又说：

“唐代之人固不识此国，大食国人已早识之。九四三年马苏地(Masudi)撰之《金草原》曾言有Rahma国。……惟应注意者，《金草原》之文盖为转录八五一年大食商人苏黎满(Sulayman)行纪之文。则十世纪关于猛种国之大食记述，实为百年前之记述。而余尚应附带声明者，此种消息，似间接传自印度，盖若苏黎满亲至此国，必著录其国之境界，而此处仅言与大食商人直接发生关系之印度民族，足证其足迹未至此国也”。

我们要指出，马司伯乐所说：“唐代的人们不识此国”，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唐朝建国于公元六一八年，灭亡于九〇六年。马苏地的《金草原》的撰作是在五代的晋时（九三六至九四六），而苏黎满的纪文是在唐代的末季。这都不见得是关于猛人国的最早记载。

其实，中国人不只在唐代已知道这个国家，而且在唐初已经

认识这个国家。我们还应指出：不只唐代的中国人已经认识这个国家，而且隋代的中国人也已经知道这个国家。

假使我们细心去钻研中国的史料，我们还可以说，中国人之认识这个国家，是在三国的时代，这就是说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比之大食人认识这个国家，要早了六百多年的时间。

马司伯乐在这篇长文中，对于这个猛族国家的叙述，不过千余字。虽说其原因乃研究宋初越南半岛的好多国家，而并非专论这个猛族之国，然在他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正如他自己所说：

“关于此国之中世纪史料，其实甚稀。”

马司伯乐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已有好几十年，虽然在近人的著作，而尤其是最近数年来所出版的著作中，对于猛族的国家，人们已逐渐注意，但是有系统的专篇论文谈到这个问题的，而尤其是谈到这个种族的历史的，实在不易找出来，可能这还是因为史料缺乏的原故。

我们以为关于这个猛种的国家的史料，尤其是古代史料，较为丰富的，还是中国的史料。我愿意在这里把我所能找出中国所记载的有关于这个猛种的国家的史料加以整理，再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外国史料，作为补充，写成这篇《猛族诸国初考》。初考云者，是因为这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可能有很多的材料，我还没有看到，没有加进去，而且这里所用的材料，也可能还有问题。同时，可能有好多看法或解释，还有很多错误，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人类学者，把猛族与吉蔑族合为一类，而叫做猛吉蔑，这是因为两者无论在种族上，或是在语言上，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吉蔑族就是现在的柬埔寨的种族。在历史上，这个种族，曾建立过真腊国，再追溯上去就是古代的扶南国。他们——猛与吉蔑最初可能是居住在中国的西南而靠近现在的中越缅与老挝交界

的地方，后来慢慢的向南迁移，卜居于湄公河的上游的孟(Mun)河一带。猛的得名是否出自孟或孟是因猛而得名，不得而知，可是二者有了关系，也是很可能的。

然而亦有人以为猛人是来自印度的。他们认为，在缅甸南部的猛人，缅甸人叫他们为得楞(Talaing)，得楞这个名词是印度的名词。在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Telingana，他们以为这些猛人是来自印度的得楞，因而遂被称为得楞人。

还有人以为得楞是从诃陵(Kalinga)这个名称而来。Triakalinga是印度一个国家。在八世纪的下半叶，统治这个国家的王是叫做甘玛那范(Kamarnava)，若再追溯上去，据说阿育王曾在公元前二六一年征服了一个国家叫做诃陵。假使得楞这名词是从诃陵这个名词而来，那么这个名词的来源，更要古了。在我们中国的史书上，在唐代曾有一个国家叫做诃陵，这个诃陵是在爪哇，也有人以为这个国家，是由印度诃陵而移到爪哇的人们所建立的国家。

应该指出，得楞是否来自诃陵，还是一个问题。就算这个看法是对的，也不见得用了这个名词，就是等于说其人民是来自印度的诃陵或得楞。可能在爪哇的诃陵或在缅甸的得楞，有一个统治者与其一些侍从是来自印度，因而叫做得楞或诃陵，然而这也不能说其民众都来自这个地方。这些名词之所以应用于缅甸或是爪哇，照我们的意见，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地方，而尤其缅甸的得楞人，深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采纳印度的文字，所以采用了好多印度名词，至于在人种上我们以为他们似乎是从湄公河的上游而来，所以他们被称为猛吉蔑人。大致上，他们分为二支，一支向东南移，建立扶南、真腊，一支向西南移，建立猛族诸国。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其建国最早的应该是公元二、三世纪的时候中国史料中所说的林阳或暎杨，在扶南强盛的时候，在现在的

暹罗的南部或是以至缅甸的南部的林阳，以及在马来半岛北部的顿逊，都曾为扶南所征服。可是到了扶南衰亡，真腊代兴的时候，堕罗钵底或投和又兴起。同时，在马来半岛北部的猛族也得到独立。古代的狼牙修、赤土、盘盘以至罗越等国似乎也是这种人所建立的国家，这是公元六、七世纪的事情。

投和灭亡于何时，不易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在宋元的时代，在投和所占有的土地上，曾有一个罗斛国。这个国家应该也是猛族所建立的。

在七世纪的下半叶，这也就是唐代上半叶，据说猛族有一位公主曾到现在暹罗的清迈附近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哈利班超，后来为泰族的永国所灭，在中国的史料中这个国应为女王国。

在缅甸的南部，我们知道在公元以后，就有猛族居住。康泰所记载的林阳，可能在其强盛的时候，包括了缅甸的南部。九世纪与十世纪的时代，大食人所记载的猛族国家，大概是在缅甸的南部。十一世纪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一〇四四至七七）曾征服了缅甸南的直通(Thaton)或得楞，这也是猛人所建立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猛族还在缅甸南部的其他地方如白古，维持其政治上的独立。蒙古征服缅甸，猛族之在缅甸者，又复兴起来。虽然后来又为缅甸一再攻伐，可是时兴时衰，直到近代，猛族的独立运动，并没有停止。在十九世纪的初期，在暹罗，除了原有的一些猛人外，也有从缅甸逃到暹罗的猛人。英帝国主义者，还想利用这些人与在缅甸的猛人，重新建立一个猛国，与缅甸对抗，以施行其以亚洲人反对亚洲人的政策。但是猛人并不为英帝国主义者所利用，所以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猛人的分布是在暹罗与缅甸的南部，以至马来半岛的北部以及南部。有人指出，古代的顿逊，盘盘，赤土、狼牙修、罗越等国，都是猛人所建立的国家。我们本来也可以把这些国家加以简

单的叙述，但是一谈到这些国家，牵连的问题很多，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

二、林 阳

近代人们所称的猛，正如马司伯乐所说，是以前的人们所称的Rman或Rmen。应该指出，也有叫做Rahman的。这个名词，可能是从印度的婆罗门这个字而来，因为这两个字的音很相近。但这也并不一定是说，猛的种族是来自印度。可能这个民族因深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乃采用印度的名词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当在下面再加说明。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现在的缅甸，我国人本来叫做緬。顾炎武以为这是由于“山川延邈，道理修阻，因名之曰緬”。然而，这也可能是从梵文Myamma而来。Myamma这个字也是从Brahman而来。现在西文叫缅甸为Burman，掸人名缅甸为Man，均是从Brahman而来的。缅甸不只在文化上深受猛种的文化影响，就是在种族上，也与猛族久已混杂。这个国名，受了猛族的影响，也是很可能的。

所谓Rammannadeca就是猛Mon或Rman或Rmen人之国。deca可以译为国或是城。Rammannadeca也有写其为Rammany adesa（参看L.P.Briggs,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P. 113）的。《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中有暎杨国，同卷也引竺枝《扶南记》中的林阳国。《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引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又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关于林阳，我们当在下面再加叙述。我们在这里所要注意是《水经注》、《太平御览》与《南州异物志》所引的林阳，应该就是《水经注》所引的暎杨。而《水经注》所引的康泰

《扶南传》，也就是《太平御览》所引的康泰《扶南土俗记》。林阳（可读为Lam或Lim）与潭杨是同音，是同名异译。林阳或潭杨应是Rammanya的对音。康泰是三国吴孙权时人，他曾与朱应出使扶南，回国后著有《扶南传》或《扶南土俗记》。他的书虽已佚，但有不少部分仍散见于其他各书。《水经注》与《太平御览》，就是一些例子。他有没有到过林阳国，不得而知。但是他在扶南时，听过关于林阳的好多事情，是无可疑的。假使我所说林阳或潭杨的对音是Rammanya没有错误的话，那么中国人之知道这个国家是在三国吴时，或是三世纪的上半叶，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知道这个国家，比之大食人知道这个国家，要早了六百多年。

假使林阳国就是Rammanyadesa，是猛人所建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猛人最早所建立的国家。我们知道扶南的建国，约在公元一世纪，康泰出使扶南，是在三世纪的上半叶或中叶，他所撰的《扶南土俗记》既说扶南是在林阳的东边，那么至少在三世纪的时候，或在三世纪之前，林阳已经建国。《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四夷部八南蛮三林阳国条，引康泰所撰的《扶南土俗记》说：

“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

同书又引万震《南方异物志》说：

“林阳在扶南西七千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

《水经注》卷一引竺枝《扶南记》说：

“林阳去金陈国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夫金刚常住，是明永

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穷，大觉难测者矣。其水乱流，注于恒。”

又《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说：

“昔范旃时，有潭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回，以为天地之中也。”

《梁书》卷五十四天竺传云：

“吴时（二二二至二八〇）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按指天竺），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

上面已经指出，《水经注》的潭杨应该是《水经注》的林阳，而与《太平御览》所引各条文的林阳是一个国名。关于这个国家的我国史料，我所知道的虽不过上面数条，但从这几条史文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到这个国家的概况。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林阳的位置。《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记》说，林阳在扶南之西南。《太平御览》引万震《南方异物志》说林阳在扶南之西。从方向上来说，西南与西虽有分别，但大致上并没有什么问题。所谓西南，也可以说是在西边，而偏于南。所谓西，也不一定是绝对的正西。所以，两者还可以说是在同一方向。扶南在范旃之前的范蔓时候，这就是在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的时候，征伐邻国领土，扩充得很大。在其西边，这就是现在的暹罗或暹罗的东北部的柯叻一带，可能为范蔓所征服。林

阳既在扶南的西边或西南应该是指着现在的暹罗或暹罗一部分，以至于缅甸与马来半岛的北部一带。这些地方，我们相信在公元前数世纪中，已有了猛人居住。到了公元后一、二世纪，猛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其所占领的土地，可能伸到现在缅甸的西边而达到孟加拉湾的海岸。

应该指出，所谓林阳国或猛人国，可能指着猛人所建立的国家，不一定只是指着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是说：这个所谓猛人之国，可能包括好多国家在内而成一种联邦式。康泰与朱应到扶南时，可能没有到林阳国。他们在扶南的时候，听了人说到这个猛人国，对于这个猛人国的地方多大，究竟距离扶南多远，他们不一定知道得准确。

当然，在扶南建国之前，这个猛人国也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到了后来，才分为好多个国家，成为一种邦联制。在某一个时期中，某个国家是霸主，但是在另一个时期中，可能另一个猛国又成为霸主。据近人考证，在唐宋之间，这是猛人之国，就是这样的邦联制。关于这一点，我们当在下面再说明。

又从《太平御览》所引的条文中，我们知道从扶南到林阳，是七千里的路程。所谓七千里，也不一定是十足的数目字，也是可多可少的。但大致上，古人说里数时往往是偏多一些。而且，所谓七千里不一定是以其国的西边的境界起点。大致上，是从其国的都城算起。扶南当时的都城是在现在柬埔寨的东南，而属于越南的朱笃或这个地方的附近。这就是位在湄公河的下游而滨海的地方。

但是从扶南到林阳的七千里的旅程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问题的。据《水经注》卷一引竺枝《扶南记》说，从林阳到金陈国是二千里。这个金陈国，据《太平御览》卷七九〇金邻条引《异物志》说：

“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

大象，得生乘骑，死则取其牙齿。”

又同处引外国传说：

“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到金陈。”

金陈就是金邻。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讨论金邻，我们只要指出，既然说从扶南到金陈是二千里，同时又说从林阳到金陈也是二千里，加起来不过四千余里。这是说若从扶南一条直线经金陈而到林阳，不过是四千里或四千余里。那么，所谓从扶南到林阳是七千里，就未免太多了。而且，从这样来看，金陈应该是位在扶南与林阳的直线之间。否则所谓扶南的西边是接着林阳又有问题了。若说金陈是在扶南与林阳之北部，或是南部而成为三角形的地位，那么从扶南到林阳的路途，若是一条直线的距离，就不会有四千里那么多。又竺枝《扶南记》说：林阳去金陈没有水道，只行车马。这个金陈应当是一个大陆的国家，不是傍水的国家。《异物志》说人民多好猎大象，可能是一个山国。

但是无论如何，林阳既在扶南之西或西南，则其领土应该是在现在暹罗湄南河的下游或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的下游。《南方异物志》说其地皆平博，也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据《南方异物志》说：“民十余万家”。若以一家五口来计算，总共应有六十万人以上。从现在看起来，一个六、七十万人的国家，并不算得为人口很多的国家。可是，在千六百年前，而尤其是在当时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却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

关于这个国家的物产，史文说得很少。《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记》中指出杂米甘果石蜜等。此外还有香花。直到现在，在暹罗南部的人们，喜欢把白色的香粉，一点一点的抹在脸上或肩膀上，这也可能是喜欢香花的一种遗风。

在交通商业上，这个国家应当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地

理上它位在扶南与印度之间。印度文化早已传入东南亚，中国船舶，又经常往来于扶南、印度等处。《水经注》引康泰《扶南传》说，林阳人家翔梨曾到了印度，又到扶南。家翔梨是一位贾人，我们相信林阳的商人之往来于扶南与印度的，必不止家翔梨一个人。在他的同时，以至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当有不少人到了印度，或到了扶南，或到了二者。因此，林阳也可以说是一个商品转运站。林阳的贾人，是这两个国家的商品交流的中间人。因此对于宗教、文化与其他方面的传播上，也起了不少作用。从家翔梨对于范旃所说关于印度的物产的丰富与道法的流通，说明了这一点。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旃听了家翔梨的话之后，乃遣其亲人苏物到天竺，使这两个国家发生了邦交的关系。而且，因为这样，使康泰到扶南时，能够与天竺国王所遣派到扶南的使者陈、宋等，有了会见的机会。

在上面所抄下来的数段史文中，很多提到林阳的佛教。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康泰说其土地奉佛，并说“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异物志》说：“其男女行仁善，皆信佛”。说明佛教在这个国家中的影响之大与其地位的重要。信仰佛教这样深的国家，其佛教必定有其久长的历史，而非一朝一夕所造成。据这些地方的人们传说，阿育王曾派人到这里传教。阿育王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物，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是佛教之传入林阳，是在公元前三、二世纪是不足为奇的。否则，佛教在这个地方，不见得那么根深蒂固。而且，我们应该指出，这个佛教传统在这些地方直到现在，还是十分浓厚。暹罗与缅甸，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佛教信仰深，和尚特别多，佛寺到处林立，黄衣僧人随处可见。所以人们谓暹罗为“黄衣国”。这个特殊现象，是有其久长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与林阳的历史，分不开的，虽则二千多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国家已经变换不少，种族也变化了很多。

三、投 和

隋唐时代，我国人之知道猛人的国家更是有史可征而无可怀疑的。

据近人考证，在隋唐时代，猛人曾在现在的暹罗的湄南河下游，或者以至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的下游，建立了名为Dvaravati的国家。Dvaravati的对音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三摩咀吒国条中，所说的堕罗钵底。这也就是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东裔诸国注中的杜和钵底。在《旧唐书》卷二百九十七南蛮传与《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中，这个国名有时译为堕罗钵底，如《旧唐书》真腊国条说：“西至堕罗钵底”。《新唐书》的单单单国条，也有俗与“堕罗钵底同”的词句。此外，《旧唐书》与《新唐书》有时又叫做堕和罗，《旧唐书》有堕和罗国传。《新唐书》盘盘国条说盘盘“与堕和罗同俗”。瞻博条说“哥罗分者”，在南海南，东堕和罗。又骠国条也有“西南堕和罗”的词句。又《新唐书》也有堕和罗条，并说“堕和罗亦曰独和罗”，这也是同名异译。

总之，堕罗钵底和杜和钵底固是同名异译，堕罗钵底与堕和罗也是同名异译。

但是，《新唐书》中又有投和国传。这是由于撰《新唐书》的人们，不知投和就是堕和罗，故分为二传。《新唐书》投和国传说：

“投和，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罗……”

投和应该是杜和，也就是堕和，投和罗就是堕和罗，或独和罗。《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八有投和国条，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八，也有投和传。杜佑《通典》投和传说：

“投和隋时闻焉。……王姓投和罗。”

《太平御览》投和条说：

“隋书曰：投和国在南海大洲，真腊之南，王姓投和罗。”

现在的《隋书》，没有投和传。但这不一定是说《太平御览》所说的是不可靠。《太平御览》虽是宋太平兴国（九七六至九八三）时代的著作，但其所根据的材料，大致似无可怀疑。而且，这里所记载的投和史实，几乎完全与杜佑《通典》所记载的相同。《通典》是撰于唐代德宗、宪宗时代（七八〇至八二〇）。可能《太平御览》与杜佑《通典》均是从隋书抄录的。至少可以说是从隋代的著作抄录而来。所以杜佑说：“投和隋时闻焉”。而且，《通典》、《新唐书》与《太平御览》都说投和在唐代初年，这就是贞观时代（六二七至六四九）曾遣使至中国朝贡。这说明了唐代的中国人，不只认识了投和，而且投和与中国还有外交的关系。

投和这个国名，还见于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二四裔考投和条。但其所记载关于这个国家的史料，完全与杜佑《通典》相同。没有问题，前者是根据后者而来。可能这个猛族国家，到了宋代还存在着，所以马端临就照《通典》的记载抄下来。

关于投和或堕和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西南蛮列传堕和罗条说：

“堕和罗国，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邻大海。去广州五月日行。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其王遣使贡方物。二十三年（六四九），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

《新唐书》也有堕和罗传。卷二二二下列传一百十七南蛮传在诃陵传的后面的堕和罗条云：

“堕和罗，亦曰独和罗。南距盘盘，北迦逻舍弗，西属海，

东真腊。自广州行五月乃至。”

这与《旧唐书》的首一段所记大致相同。但《新唐书》接着又说：

“国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

又说：

“有二属国，曰昙陵，陀洹。昙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与堕和罗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无蚕桑，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楼居，谓为千栏，以白氍朝霞布为衣。亲丧，在室不食，燔尸已，则剔发浴于池，然后食。贞观时（六二七至六四九），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红毛，齐于翅。因丐马、铜钟，帝与之。”

昙陵究竟在何处，不易考证。这里说是在海洲中，不知是否在缅甸南部的墨吉（旧作丹老）（Mergui）群岛。当然古书所说在海洲中，也不一定是岛屿。可能是大陆而靠海的地方，因为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有限，有时把靠海的国家，当为海洲。冯承钧以为昙陵可能是后来的丹眉流（《中国南洋交通史》页二四二注九），这不一定对。又昙陵二字不知是否为Talaing的对音。缅甸南部如直通或古代的猛人，也被称为Talaing，如这种看法不错，那么昙陵当在缅甸去找。可是Talaing这个名词，不见得这么早已经采用。

《通典》卷一八八有陀洹条这样说：

“陀洹国在堕和罗西北，大唐贞观中，遣使献鸚鵡，羽毛皓素，头上有红色数十茎，与翅齐。”

又同处多蔑条也有陀洹。此外真腊条也说：

“其国与参半、朱江和亲，数与林邑、陀洹二国战争。”